

中德书业版贸逆差如何破解 德国出版人揭秘个中奥秘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渠竞帆

德国是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存在逆差的国家之一。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2023年2月发布的《2021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2021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2021年,中国与德国的图书版权贸易仍为逆差(其他逆差4国分别是美、英、法、日)。中国从德国引进图书版权883项,向德国输出图书版权403项,较疫情前的2019年分别减少342项和22项。在中国图书版权引进数量统计中,德国仅次于美英日3国,位居第四,而在中国图书版权输出数量统计中,德国在俄罗斯、美国、新加坡、韩国、英国之后,位居第六,较疫情前位次均保持不变。

正在酝酿新的中德出版合作项目

■蔡鸿君(德国海格立斯贸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兼版权代理人)

□从1992年开始至今您已经有30多年的版权工作经验,在德国像您这样的版权公司多吗?您代理的德国出版社有多少?

■与英美相比,德国的版权代理公司起步较晚,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出现。Reinhold G. Stecher先生是德国版权代理业的先驱,他曾先后出任过德国著名的Heyne出版社和C. Bertelsmann出版社社长,在1978年创办了慕尼黑版权代理公司Literaturagentur AVA,这是德国最早的版权代理公司之一。1990年初,我来到德国,当年10月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我通过德国著名作家Heinz G. Kossalik的推荐有幸认识了Stecher先生,并且开始将AVA的书推荐给中国出版社。1995年以后我成为AVA的二级代理(Sub-Agent)。后来近30年里,德国出现了很多代理公司,基本上都是由有过出版社工作经历的专业人员成立的,估计至少有好几百家。但是专门将德语图书版权介绍到中文世界的版权代理公司屈指可数,好几家后来也改行经营别的业务了。前几年,又出现几家好像是有德国留学背景的人创办的版权公司。我们公司因为创建得最早,所以很幸运曾经代理过德国几乎所有大的出版社版权,最多时有100多家,后来慢慢减少了,现在在30-40家吧。我们无意求多,努力追求“好”和“精”,希望能把最好的德语作家和最好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

□30多年来,您感觉中德出版及版权合作发生了哪些较大变化?

■30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如果说变化,那真是太太太多了,仅以我们公司为例,谈谈三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由少变多。最初只有几家中国出版社买德语版权,现在参与购买德语版权的中国出版机构,仅我们代理成功的就超过320家。最初每年我们仅代理成功一二十种,从本世纪初开始逐年增加,2016年达到550种。从图书类别来说,最初仅限于文学社科少儿文学类的名家名作,慢慢扩展到纯科技书之外的各类图书。前几年,中国出版社买德国幼儿绘本特别多,几乎德语幼儿绘本新作刚一出版就被中国出版社买下版权。这种情况简直就是20年前的再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许多在德国学习的韩国人断了家庭经济,只能中断学业回国。一时间,韩国出现了很多做德文书的出版机构和代理机构,很多人都从做童书尤其是绘本开始,因为绘本的引进是最简单的。那些年间,德国的绘本几乎都被韩国买去了,每次书展上,只要是稍有品相的绘本,甚至还没印出来,就被韩国买走了。大量外国绘本的引进,大大促进了韩国绘本艺术水准的提升。这几年,中国似乎复制了当年韩国购买德国绘本版权的盛况。我真心希望,中国绘本的创作水平也能够通过借鉴国外作品得到大大提升。

第二个变化是更加专业化。德语属于小语种,不像英语那么普及。30年前,全中国只有三四家出版社有懂德文的编辑,而现在与我们保持联系的、会德文的编辑就有100多人,有几位在出版机构工作几年后还成立了自己的出版公司。我们与他们的合作很顺畅,他们会德文,有些还在德国留过学,稍加提醒,就能做得非常好。这些年,根据德国书业的统计数据,图书版权卖到中国的数量一直遥遥领先其他国家,这与更多懂德语的人投身中国出版业密切相关。越来越多的中国出版社开始关注德语图书,购买德语图书版权,在版权谈判方面比以前有更多经验,在做法上也趋于符合国际惯例。作为外国出版社的代理,我们除推荐图书之外,花费精力最多的是监督执行版权合同,如支付预付款、寄送样书、结算年度版税、延长版权合约等,这些本来应中方按照合同履行的义务,一直要花费我们很多时间和精力。这几年,中国出版社在这些方面有了很大改进,尤其是一些购买德语图书版权多的出版机构或者购买德语图书销售好的机构,在这些方面做得很专业。这些年中国出版社在购买版权方面基本上已与国际接轨,但还应在版权贸易后续工作上与时俱进,更上一层楼。

第三个变化是电子化。30年前,中外通讯主要是通过信件,然后变成传真,再后来是电子邮件。审读样书原来都要通过邮寄实体样书来完成,现在几乎都是通过电子版。电子化使得版权贸易变得更加便捷,更加经济。新冠疫情这几年,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比如网上会谈,这让双方或者多方在不同地点开会成为常态,而不像过去局限于参加书展,许多

从未“谋面”的同行因此也能彼此“相识”。再比如网上签约,这使得签约过程变得非常方便快捷经济,我们代理的德国出版社现在几乎都采用了这种方式。限于中国国情,目前还有不少中国国有出版机构不能网上签约。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会向外方解释说明,并采取一些变通方式,达到加速签约的目的。

□近年来在德国畅销的中国图书有哪些?据说已翻译为德语的中国文学作品,因为篇幅太长或人物太多而令人望而生畏,那么近期在版权推荐和输出方面有没有一些改变?在德国,读者和出版社会对什么样的少儿书感兴趣?

■刘慈欣的《三体》毫无疑问是近几年在德国销量最好的中国小说。虹影的《中国情人》,当年也卖得不错,连续数周位居《明镜周刊》畅销书榜前列。莫言、余华、阎连科、毕飞宇等人的小说翻译成德文出版的也不少,但是好像都不畅销。篇幅长和人物多,是中国长篇小说的特点,也成为翻译成外文的一个障碍。这主要是由于差异造成的: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不同的作者创作理念,不同的读者阅读习惯,等等。其实,如果对照汉语原文核对德文版,就不难发现,德语译者或者德国出版社编辑已经做了很多删减和调整。

关于中国的少儿书,曹文轩的《青铜葵花》和《草房子》德文版在Amazon上都获得了5颗星的评分。他的绘本《痴鸡》《最后一只豹子》《夏天》也出版了德文版,但是,均未能在德国市场上畅销。十几年来,我们曾经把杨红樱的《笑猫日记》4本书代理到出版《冒险小虎队》的德国Schneider出版社。前两本出版后卖得不好,后两本翻译好了也没有出版。我们还推荐过几位国内很有名的少儿作家的作品,可惜都没有成功落地。

□图书版权输出后,德方出版社在宣传推广营销方面是怎么做的?德国在图书营销方面与中国有何差异?

■据我了解,德国出版社大多还是采用传统的宣传推广营销模式,一般是分发图书书目、在有关报刊做广告、通过自己的图书推销员到书店登门推销,还有就是参加各种类型的书展和书店活动。在宣传推广营销方面,好像与中方合作很少,更谈不上借鉴在中国的营销方案。近两年,德国也渐渐开始通过TikTok推广图书,比如在BookTok上发布短视频,主要是推荐女性图书和青春小说,从2023年4月开始发布BookTok畅销书榜。

□听说海格立斯近期开拓了中国原创业务,在中国新增了员工,还将与中德出版社合作同步出版绘本,请谈谈这些新的进展。

■我们确实有拓展业务范围的打算,也在国内聘请了有海外工作经验且非常熟悉国内童书市场的人。国内的原创图书日益成熟,不少图书放到欧洲市场也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我们希望通过努力将这部分图书的版权推荐到国外。同时,我们也希望用多年积累的资源,为中德两国的出版社搭建一个合作平台。前几年我们已经将明天出版社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绘本《痴鸡》(曹文轩/文、杨春波/图)《最后一只豹子》(曹文轩/文、李蓉/图)《幼儿园有个怪》(周素娟/文、图)《夏天》(曹文轩/文、郁蓉/图)代理到德国并出版了德文版。这几年我们正在尽力促成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和德国莱比锡童书出版社(Leipzigischer Kinderbuchverlag)之间的国际出版项目——中国首位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教授和德国首位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得主克劳斯·恩希卡特教授(Klaus Ensikat)共同创作一部绘本。暂定的中文书名是《迷路》。Amazon.de已发布了德文版《Ich hab mich verlaufen》的有关信息。目前,绘本文稿和画稿已全部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将在中德两国同时出版中文版和德文版。中德两国的出版社共同拥有该绘本版权,也可以向其他国家授权出版其他语言版本。此外,我们还会独立操作一些我们自己看好的原创选题,开发一些有潜力的年轻作者,将选题做成相对成熟的产品,促成中德两国出版方之间的合作。



随着疫情解封中外出版界恢复交往,中德新的出版合作成果正在涌现: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浙江大学出版社的“良渚文明丛书”将向施普林格·自然集团输出全球英文版及德文版权,作家徐则臣的《北上》在京版梅尔杜蒙(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推动下也将向德国马蒂斯&塞茨出版社输出德文版权。围绕德国图书市场、版权贸易近年来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国图书如何走入当地市场等话题,记者采访了从业30余年的德国海格立斯贸易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蔡鸿君,以及出版“三体”等多部中国科幻作品的德国海纳出版社负责人皮尔灵先生。

为更多中国科幻小说作者打开世界大门

■塞巴斯蒂安·皮尔灵(Sebastian Pirling,海纳(Heyne)出版社科幻及奇幻小说编辑)

自2016年10月海纳出版社在德国出版“三体”系列第一本以来,刘慈欣所有作品在德国销量已超过50万册,中国科幻和奇幻小说共售出近60万册。中国科幻、奇幻小说在德国掀起前所未有的浪潮,也激发了德国更多年轻人对阅读的广泛兴趣。

□请谈谈近期在德国出版中国科幻作品的情况。

■2017年1月以来,海纳出版社出版了8种刘慈欣作品和其他中国科幻作家的5部作品,包括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短篇小说集《流浪地球》《镜子》和他早期的两部小说《吞食者》《球状闪电》以及《超新星纪元》。最终我们以豪华套装形式出版了“三体”三部曲,至今已销售超过50万册(包括纸书、电子书和有声书)。海纳还出版了陈楸帆的《荒潮》,宝树根据《三体》创作的同人小说《时间之墟》和王晋康的《蚁生》。此外,我们还出版了刘宇昆主编的中国科幻选集《碎星星》和王竞主编的《量子梦》。尽管其他出版社也开始翻译出版中国科幻小说,但海纳仍是德语区市场上出版中国类型文学处于领先地位的出版社,我们还出版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德国,武侠小说被归入奇幻小说类别)。

□疫情暴发,尤其是BookTok火爆全球以来,德国图书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

■后疫情时代图书市场有三方面明显变化,一是德国对买书读书最感兴趣、也愿意花更多钱买书的人群年龄集中在18-24岁之间。他们主要阅读纸质图书。我认为,这主要是受到消费者在TikTok平台上观看并分享图书推荐的巨大影响。尽管平台上推荐的科幻小说不多,主要是青年小说和爱情小说。二是我们看到书价上涨。出版社在长期保持书价稳定之后,很快提高了定价。主要原因是原材料涨价、运输成本提高。在消费者层面,我们看到观念上发生了变化,从将图书作为一种商品到将图书视为奢侈品。当你可以仅花几欧元就买到几百个小时电视剧剧集观看权限时,你会感到物超所值。在德国,定价高、品质好的精装书最受读者喜爱。三是德国市场有从科幻到奇幻、爱情小说的回归,以及对经典作品的兴趣。我的26岁女儿问我弗拉基米尔·卡夫卡(Franz Kafka)的作品,问我有没有古希腊诗人荷马(Homer)的书,还想开始阅读美国科幻作家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的《沙丘》(Dune),德国还有很多像她这样的青少年,



“贪婪”地沉浸到经典文学作品和类型小说的阅读中。这让我非常高兴,也感到充满希望。

□海纳出版社为这些新书做了哪些宣传推广?市场反响如何?

■2016年出版“三体”第一部时,我找到翻译莫言等中国作家作品的德国著名翻译家郝慕天(Martina Hasse)担任译者,之后又请到另一位知名翻译家白嘉琳(Karin Betz)翻译该系列后两部作品。2017年,郝慕天凭借《三体》德文版出色的翻译荣获德国最具影响力的科幻大奖——库尔德·拉西茨茨(Kurd-LaBwitz-Preis)最佳翻译长篇奖。2018年10月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借出版“三体”第2部之机,我们邀请刘慈欣参加了多场访谈、讨论活动,提升德国读者对中国科幻小说的阅读兴趣。

我们为中国科幻小说所做的营销工作一直有三个目标,一是通过大型报纸宣传推广,二是让书店对这个新文学领域产生兴趣,三是吸引科幻小说迷。新书上市后,市场对这些作品反响热烈,其作品超越了近年来任何一位类型小说作者取得的成果,其他作者和文集没有那么成功,部分原因可能是短篇小说没有那么受欢迎(至少销量没有长篇小说那么高)。迄今,我们已售出近60万册中国科幻和奇幻小说。

□请谈谈海纳社还有哪些关于中国的新出版项目?今年法兰克福书展展会与哪些中国出版机构约见?

■我们下一个出版项目是韩松的“医院”三部曲(Hospital)。我非常期待将中国三大科幻作家都推广到德国。今年10月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我将与刘慈欣的经纪人——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CEPIEC)和漫传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FT Culture Beijing Co., Ltd.)进行会谈。

● 环球资讯

2023年布克小说奖终选名单揭晓 多元文化及现实题材作品入围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9月21日晚,英国布克文学奖官网公布了2023年度短名单入围者,分别是爱尔兰作家保罗·林奇(Paul Lynch)和保罗·默里(Paul Murray)、美国作家保罗·哈丁(Paul Harding)和乔纳森·埃斯科菲里(Jonathan Escoffery)、加拿大作家萨拉·伯恩斯坦(Sarah Bernstein)以及英国作家切特纳·马鲁(Chetna Maroo)。6位作家均是首次入围布克奖终选名单,马鲁的《西巷》(Western Lane)和乔纳森·埃斯科菲里的《假如我比你活得久》(If I Survive You)均为作者首部作品,《西巷》是短名单上最短作品,仅有161页。

布克奖评审团主席、加纳裔小说家艾斯·埃德扬(Esi Edugyan)评价6部作品“展示了世界文学的广度”,在不同程度上触及今日世界影响民生的各种问题,如气候变化、移民、生活拮据、少数族裔的不公平遭遇等。这6部作品均描述了处在危机中的家庭:默里在

长达640页的《蜂蜇》(The Bee Sting)中书写了经济困境和不可告人的秘密威胁着整个家庭;《西巷》讲述了三姐妹正在逐步接受母亲去世的事实;林奇的《先知之歌》(The Prophet Song)展现了爱尔兰滑人极权主义深渊时一位母亲保护家人的决心;伯恩斯坦的《学习顺从》(Study for Obedience)讲述了一个顺从的妹妹背井离乡前去照顾生病的哥哥,随后遭遇一系列不幸事件,并在此过程中感受到人们对她这个外来者的敌意的故事。今年4月伯恩斯坦刚获得《格兰塔》(Granta)杂志“2023年最佳英国年轻小说家”称号;埃斯科菲里的《假如我比你活得久》讲述了逃往美国的牙买加难民少年努力寻找融合家庭和社会的方法,哈丁的《另一个伊甸园》(This Other Eden)描述孤岛的社区里少数几个混血家庭面临来自外来白人威胁的生存危机,他2010年凭借首部小说《修补匠》(Tinkers)捧得普利策小说奖。

入围者中多位均具有学院背景:默里在东英吉利大学读创意写作硕士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同样在此学习的还有著名的石黑一雄与伊恩·麦克尤恩;哈丁曾就读于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目前任教于石溪大学的创意写作与文学专业;埃斯科菲里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目前是南加州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博士;伯恩斯坦在苏格兰教授文学与创意写作。

布克文学奖是英文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设立于1969年。本届布克奖最终获奖者将于2023年11月26日揭晓,获奖者将得到5万英镑奖金。布克奖除了为作者带来国际声誉,也带动了作品销量。今年布克奖还在“脸书”上添加了“布克奖图书俱乐部”(The Booker Prize Book Club)这一大众参与平台,鼓励世界各地的读者参与互动、赢取颁奖门票等。颁奖典礼前,入围短名单的作者还会参加在英格兰几个地区开展的文学节活动,为现场读者朗读入围作品的节选内容。(陆云)